

□小小说

全家福

刘 平

这一辈子,朱老太就没把一家人拢齐过几次。平常没指望,哪敢指望平常呢?朱老太指望的是吃年夜饭那一天。她心里盼的是,一家人一起吃个年夜饭,再拍一张全家福。谁家客厅墙上没挂着一幅全家福呢?

可这对别人家稀松平常,当家的招呼一声就罢了。对朱老太太却很难。

年轻时,年夜饭桌上缺的是丈夫。丈夫是警察,一年四季都在忙,连过年也没闲过。每年吃年夜饭的头一天,朱老太都会提醒他:“明天晚上吃年夜饭。”可丈夫的年夜饭,十有八九是在单位吃的。那年除夕,丈夫终于在家跟她和子女儿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,他们拍了第一张全家福。那年,儿子八岁,女儿六岁。

那幅全家福在客厅墙上挂了一年又一年。年夜饭桌上,子女儿也问了一次又一次:“妈!爸爸咋又不回来吃年夜饭呢?”

每次她都说:“爸爸在忙。”

子女儿说:“爸爸忙啥呀?”

“抓坏人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多坏人呀?”

“没有坏人爸爸也要守着。”

“为啥呀?”

“爸爸他们守着,家家户户才能安心心过年。”

子女儿慢慢长大工作、成家立业了。朱老太早已把墙上那幅全家福取了下来,现在有儿媳、女婿、孙子、外孙,八个人了,那四个人的还叫全家福吗?一个都不少的才叫全家福。

丈夫彻底休息了,每天在家陪着朱老太。可朱老太还是没办法把一家人拢齐,

而这时候的年夜饭桌上,一年年缺的是儿子和女婿。他们也是警察。

“都是您带的头。”朱老太说丈夫。

儿子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,朱老太坚决反对他报警校。可儿子像着了魔,其它啥学校都不考虑,只报警官大学。女儿听话,报了一所师范大学。朱老太很高兴,她觉得以后当老师挺好的。可没想,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。

“我上辈子作了什么孽啊?一家子就三个警察。”朱老太对丈夫说。

“我这辈子就没安生过。年轻时为您担惊受怕,现在为子女女婿提心吊胆。”朱老太又说。

“您英雄、您榜样,他们都学您。吃

个年夜饭人都拢不齐,墙上连一幅全家福也没有,您满意了?”朱老太越说心里越伤心。

丈夫似乎觉得理亏,任朱老太咋说,他都不说一句话,只是笑眯眯看着朱老太。看着丈夫脸上那无动于衷的笑容,朱老太心里更来气了,说:“您说话呀!咋?哑巴啦?”

“您理亏,不敢说。”朱老太又说。

丈夫脸上还是笑眯眯的。

有一年,朱老太实在想把一家人拢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、拍一张全家福,就一个个打电话问哪天有空。先问除夕,子女女婿说:“悬得很。”又问腊月二十九,子女女婿说:“也悬得很。”腊月二十八,子女女婿说:“还是悬。”腊月二十七,子女女婿说:“可能也悬。”

放下手机,朱老太一个劲叹气儿……

年夜饭桌上,孙子外孙问朱老太:

“奶奶(外婆)!爸爸咋又不回来吃年夜饭呀?”

朱老太笑眯眯说:“爸爸在忙。”

“我这辈子就没安生过。”

朱老太说:“抓坏人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多坏人呀?”

“没有坏人爸爸也要守着。”

□诗 歌

风吹落叶(外二首)

卢兆盛

并非所有的落叶告别树枝后都会依然全部相聚于树下
总有一些落叶会远走高飞
尽管恋恋不舍

至于什么时候离开或是能走多远
落叶自己并不清楚
决定权在风手里
一切都由风说了算

也好,在树上时哪里都去不了
落下后,那就来一次运行吧
走到哪里算哪里
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灵魂的归宿之处
也将是再生的起点

残 荷

站立的位置始终没有改变了的是塘岸的树、草以及身下的塘水
它们也和你一样,走过春与夏与秋挥手告别后已然大幅缩水,繁华殆尽
一夜严霜

荣枯,便已泾渭分明

自然,风的来路也变了
且老是吹着冷嗖嗖的嗖哨
应该是跟着雁阵过来的
雁鸣声声,划过夜空
有几声正好落入塘里
让你的梦境变得深邃而苍苔

往日蜻蜓最喜欢驻足的那一截腰身,如今已经弯伏了下来
但,你依然优雅地站立着
恬静淡定的姿态,告诉我什么气度不凡
什么叫傲骨犹存

枫叶红了

雁阵过后
霜,开始露面
树木加紧换装
枫树捷足先登
一袭红装
惊艳了——
大半个冬季

□散 文

鸟雀悠悠忆故乡

杜明芬

冬日景色枯寂,万物萧条,一片静寂无声。冷寂虽是寒冬的主调,但残菊枯萎的庭院里也有了微茫雪意和鸟雀的点缀。那柔软的温情刺破了凛冬的肃寒,让平淡的岁月多了几丝灵动。

寒意乍来,冬日初晴,总是容易觉得闲时。我于街巷漫步,突见两只鸟雀。两只黑白相间的雀鸟在巷口,沐着些微阳光慵懒地踱步。它们时而低头啄食,时而仰头望人,不慌不忙地就与岁月做了最温柔的和解。

我不知道这两只鸟雀的名字,但却莫名地被它们的神态所打动。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,它们的神情却一如平常春夏,状态是如此的平和,似是一点也不在乎寒风的来袭。许是安然享受冬日的寒冷刺骨,也是一种深情吧。我倍感惊讶的同时又觉恍然,因岁寒死去的鸟儿不在少数,可为何冬日里仍然有鸟雀的身影?而它们又何以做到在从容中保持了一份安宁,在安宁中又携带了一份优雅?

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迁徙,抑或者是因为无力高飞而与世俗作了妥协?我却觉得都不是。我更愿意相信它们所为是一种执著的坚守。坚守故地而非忘却本心,执著地等待春暖花开,这是对光阴最大的缅怀。

我曾在书上见过一个关于“荆棘鸟”的故事。这种真实存在于南美洲的小动物从离开雀巢开始,便一生都在寻找荆棘树。而当它们终于找到自己认为最长、最尖的荆棘,便把自己的身体穿透其中,让血和肉都与它们认为最美的荆棘融为一体。和着血与泪的歌声似乎总是格外动人,加之凄美故事的渲染,荆棘鸟的每一次歌唱都是一次壮丽的演绎。我总是觉得这与冬日的鸟很相似,同样是以生命为底色,不过是一个壮烈,一个平缓罢了。东坡先生说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荆棘鸟的心安处是在荆棘林中,那冬鸟的心安处又是在何方呢?

倏地我就想起了故乡,那片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净土。印象里的故乡是一方庭院、一棵老梨树;是一间老房子、一本旧闲书;是一碟葵花籽、一桌老朋友,再有便是冬日里关于鸟雀的影子。那些鸟儿或是栖息在深褐色的树枝上,或是站立在光秃秃的电线杆上,或是安静伫立,或是俯仰飞落,动感或静态的鸟儿都是我眼中最美的故乡模样。

在老屋见到的鸟儿多是麻雀和斑鸠,这种平常的鸟雀总是不惹人注意,但我却觉得很亲切。一只小小的麻雀在皑皑白雪中也显得突出,更何况我于冬日之所见,常是一群鸟雀为伴。这无疑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由此在外地的冬日见到鸟雀,很难不让我忆起故乡的种种:霜白冷草木,芦花荡晚风,枫红染白云,鸟雀鸣故乡。

思绪又转回眼前这两只雀鸟,于冬日见此,心也起波澜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冬鸟,在心寒冷时,都固执地留恋着一份温暖。念念不忘的是我们暂时离开却永不会忘却的故土,因为那根暖枝上有最温暖的茶和最温柔的话。和荆棘鸟一样,每一只冬鸟最动听的歌都是在歌唱爱之所系的故乡,因为那是永恒的心安所处境!



涓流汇海 赵正菊 摄



冰湖揽胜 郑钟方 摄

□小小说

升学宴

王维钢

一大早,秀兰趿拉着拖鞋来到了老二家。一进门就急火火问:“老二媳妇,村长家办升学宴,你去不去?”“都挨家挨户通知了能不去吗?再说村长这几年也没少做好事,修路建桥的。”老二媳妇一边叠被一边说。“唉?你听说没,他儿子才考了300多分,我看就是想收人情钱。人家老刘姑娘,考了哈工大都不办。”老二媳妇叹了一口气说:“老刘家拿啥办啊!老婆每年吃药都得好几千块,他脚跛走路都不利索,也不能打工,一年哪有个人?”

临近中午,村长站在大门口,喜笑颜开地迎接村民。秀兰和老二媳妇几个老娘们站在屋檐下,磕着瓜子唠着嗑。老刘也来了,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在看打牌。大伙有说有笑地,好不热

闹。

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,村长说话了,“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升学宴,不过今天的礼金一分不留。”大伙一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“这钱我全部捐给老刘大哥,她姑娘争气考上名牌大学,可他家却拿不出学费来,这钱就算大家帮他忙吧!”秀兰一听立刻站了起来,“村长,那我再加一百吧!老刘大哥虽然身体不好,可修路修桥干义务工时,他一次也没落下。”老二媳妇掏出一百元钱说:“我也加一百,他家有困难,大家就该帮一下。”“我加二百……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拥向了村长。村长兴奋地喊着:“大家不要急,一个二个来,我得记录一下啊!”角落里的老刘顿时哭了,像个孩子在抽抽着。

□随 笔

“野逸”之趣

路来森

能传达“野逸”之趣。

其文曰:“余家深山中,每春夏之交,苍苔盈阶,落花满径,门无剥啄,松影参差,禽声上下。午睡初足,旋汲泉,拾松枝,煮苦茗啜之,随意读《周易》《国风》《左氏传》《离骚》《太史公书》及陶杜诗、韩苏文数篇,从容步山径,抚松竹,与麝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。归竹窗下,则山妻稚子,作笋蕈,供麦饭,欣然一饱……出步溪边,邂逅园翁溪叟,问桑麻,说稔稻,量晴校雨,相与剧谈一晌,归而倚仗柴门之下,则夕阳在山,紫绿万状,牛背笛声,两两归来,而月印前溪矣。”

环境优美,行为闲适,日子从容,人情素朴,情趣盎然,画意彰彰,尽显野逸之美矣。郑瑄,看来是文人,而文人,是一向都

“商山四皓”,是指避秦乱而隐居商山的四大隐士: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用里先生。“采薇图”,则是指伯夷、叔齐的故事。“东园赏菊”和“溪山渔隐”,则都与陶渊明有关。“江岸停琴(亦说“听琴””,则是指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,所谓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,是也。其人,多为“隐者”,以自然为家;其事,多风雅可赏,传达着一份高风亮节——明月一般,照亮了历史的某些细节。

因之,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,野逸,亦可谓一种文化传统,一脉人文精神。

可是,野逸,亦是大为不易的,并非所有的人都有“野逸”之趣,都能做“野逸”之人。追名逐利的人,“野逸”不了;蝇营狗苟的人,也难以“野逸”;耽溺红尘之人,就更不会去“野逸”了。“野逸”,需要一份高蹈的胸怀,需要一份淡泊的心志,更需要有一颗自然之心,走向自然,贴近自然,最终抵达“天人合一”。

因此,可以说,野逸的极致表现,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——一种胸襟开阔、脱略放达,归真返璞、任性自然,最终抵达身体、思想,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。

□散 文

大地人冬

和智楮

不知不觉,已是立冬。阳光普照的午后,我独自沿着生态走廊散步,即使有明媚的阳光从头顶倾泻而下,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周围弥漫着的萧瑟与寒凉。环顾四下,天地间已经有了凛冽的苍茫。放眼望去,天高地阔,风冷露寒,草木凋落,山寒水瘦,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万物繁盛之后所迎来的寥落。

作为冬季的第一个时节,立冬既传递着天寒地冻、万物收藏的物候变化,也传递着蓄能积势,孕育未来的美好希冀。这个季节,时光的诗章由盛转衰,变得越来越简洁,越来越含蓄,越来越深刻,万物开始进入一种沉睡的状态,再次迎来生命轮回中凋零休整的时刻。

一切缄默不语,大地已然入冬,万物纷纷褪尽往日斑斓绚烂的色彩,露出真实的底色。黄、褐、棕黄、老绿、苍灰、赭青,无论哪一种颜色都纯粹、深沉、有着冷峻的质感,将世界渲染成白茫茫一片真干净,渐渐陷入一种无边的沉寂。

立冬之前,心底或许还有的躁动情绪,此刻全都静了下来。冬,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,能够让浮躁的世界瞬间变得宁静,让人生多出几分冷静,少了几许狂热,能够覆盖住所有该有的或不该有的情绪,令人不再彷徨失措,安然迎接着世间的枯荣和离合,静静地体会着

生命的静谧,让心灵由枯槁到丰盈,由慌乱到安详。

在这个季节里,无论是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躁动的心安静下来,不再被奢华所萦绕,或乱了心绪。事实上,枯荣有序,盛衰起伏,本来就是生命的常态,如果没有春生、夏长、秋收,哪里有东西值得冬藏。生命唯有历经前三个季节的能量聚集,才会有冬的厚重和蕴藏,品味到付出后终将获得收获的喜悦。

毫无疑问,在冬天,时光有着大段的空白,可以让人沉思。这样的沉思与心灵有关,与生命有关。生命的季节,一旦入冬,就注定是骨感的,是内敛的,更是深邃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,每一个轮回都是一场心灵的荡涤和洗礼,而冬天的沉思,其实就是在秋冬往返、春夏交替中,让我们不断地成长、沉淀。

生命只有历经冬的严酷,才能迎来春的明媚。冬天是生命的终点也是生命的起点,在这里,可以见证生命的辉煌与黯淡。生活同样如此,若是想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,就需要克服重重的苦难,在漫长的寒冬之夜,勇敢地打破冰雪的沉寂,冲破命运的枷锁,任凭一路寒风凛冽,始终以坚韧之心,从容之态,面对层层艰险,最终抵达春暖花开的生命彼岸。

有一份“野逸”之趣,之追求的。郑瑄之美好,就在于把理想变成了一种现实,而更多的文人,则只能将“野逸”之追求,变成一种艺术或者文化的寄托——寄托于诗,寄托于画。

于是,就有了大量的田园诗;于是,就有了一幅幅的“野逸图”。

田园诗,多多,毋庸赘述。

有趣的是,“野逸图”,许多画的题材,甚至于,都具有了历史传承性,一代代的画家画着,不厌其烦,以手传心,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。如《商山四皓图》《采薇图》《东篱赏菊图》(亦曰“陶潜赏菊图”)《溪山渔隐图》《江岸停琴图》等等。它们其中,大多融入了历史故事、历史人物,而且,其人其事,都是与“野逸”“隐士”相关。